

九經談

利

口口
67
3





仁口門
號 67
卷 3

九經談卷之五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越後門人

關口良顯子猷
佐藤元裕益卿

全校



論語 九十七條

今之論語世人以為魯論者未盡也蓋篇數二十則魯也其章句文字則三論溷散張禹混合齊魯鄭玄混合三論何晏作集解經文因注文而移焉哀公問社用安國注是古論之文也而齊魯則作問主疏何休注公羊年文二杜預解左傳上同皆從之蔬食菜羹瓜亦用安國注是古論之文也而魯則以瓜作必釋堯文

曰不知命一章齊論有之而魯無之上同然則今之論語篇數則魯也其章句文字則三論溷殺豈不信乎貧而樂道皇疏古論之文也安國之注可徵矣范史從之東平王貧而樂邢疏齊魯之文也鄭玄之注可徵矣原憲貧而樂道家語老萊子貧而能樂戴大二本之義全全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本朝古論之文也故鄭玄注孔子下下堂也釋文鄭玄混三論故知是古文也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世間古論蓋戰國舊本也歌而過孔子齊魯之文也故包咸注孔子下下車也包咸學張侯論張侯論混齊魯故知是齊魯之文也

後漢杜篤傳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鄭本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安宅兮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後漢時古論張侯論齊魯共存故諸家所引異同如此

古論有兩子張藝文志何晏序皆言如此而如淳特言篇名曰從政藝文志注一篇兩名豈不奇乎齊論問王知道古來皆言如此而朱彛尊特言問王問王之誤經義考是亦奇矣曰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者到閔子冉子而其說窮矣曰前論成於琴牢後論成於原憲者到求也宰予有若陳亢而其說窮矣

予有三論異同考論語作者考論語名義考載於稽古錄及論語大疏首卷文多不錄

古論學而第一鄉黨第二雍也第三見于皇疏齊論有問王知道陳懿典論語貫義建篇章相承之說若今日二論再出其說豈不窮乎

以學為效為覺漢人有之尚書大傳學效也洛白虎通學覺也覺悟所未知也然是唯解字詁耳字詁雖明然不知古之學如何則亦何用乎

學者學古入官之道也曰君子學道小人學道陽曰學以致其道張子曰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上孟子曰學古之道離戴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記學又曰雖有至道

不學不知其善上同是可以徵矣

周官學古入官允命學于古訓是確證也然出於梅本增多則不足取信於不信者也

詩書禮樂射御書數謂之道藝矣孝弟忠信仁義智勇謂之德行矣教者兼道藝德行而學專屬道藝故

文學德行相對古之道為然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而大學道學也文自脩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

孟子為賢乎行為多聞乎荀子積文學正身行又云身甚脩學甚博周禮道藝德行相對正州長等戴

記有道有德相對禮器周禮論語文行相對文學德行相對兩者判然不相混淆曰好仁不好學好智不

好學貨陽智仁德行也學者文學也其辨析之明煥煥乎白黑分矣

文學知也德行行也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學問思辨文學也大學誠正脩中庸篤行德行也古之學問固為成德也雖然人性之異有長于知者焉有長于行者焉博學多通供君顧問者謂之有道矣德義正確為君師法者謂之有德矣有德可以為太師矣有道可以為太保矣文王世子周禮師氏保氏亦然其在下教人者有德謂之師矣有道謂之儒矣周禮太宰故儒者學者之稱也後之所謂儒者兼師儒之任者也

陽明才德升庵博洽為明三百年第一等人物然

陽明有師德而無儒學焉升庵有儒學而無師德焉能知此意者知師儒之別矣

古之經傳學字屬六經六藝而無及仁義孝弟者焉

曰學文而學曰博學於文也雍曰學詩學禮季氏曰學易而述

曰讀書為學進先曰博學射御軍子曰武城絃歌君子學

道小人學道孔安國曰道謂禮樂貨陽是其明徵也至于今日禮樂殘闕則唯是讀書講求義理是為學也

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也然學道之道道藝即指

詩書禮樂耳漢後學者往往不辨之近世唱古學

者頗能知之然不辨學道之道與汎稱之道本自

有別而其建說曰仁智德也禮義道也義非德名

仁義不倫之稱皆誤古經義則雖辨猶不辨也

大戴天子學樂諸侯學禮大夫學德辨小是不知文學

德行之異者也列子昆弟三人同師而學進仁義之

道說韓非子路曰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外備是學

字似屬仁義不辨古義之言然學詩書而知仁義之

道則與直言學仁義亦自有間耳

學問以成德為期故哀公季康子好學之問夫子不

答以文學遊夏而以德行顏淵則學問以成德為期

是可以見矣

學有三時之說皇疏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記

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文是身中之時也曰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制曰春誦夏弦秋學禮

冬讀書文王世子是年中之時也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

貫夕而習復魯語是日中之時也然先之二者是學之

時非習之時古學者引之誤矣當其可之謂時樂記唯

是可習之時或言時字兼學習是與東坡雲土夢玄

織編均是笑話也

習吉禹謨習坎周易是重習也學習月令習教易講習同習

慣家語是習復也學而習習復其所學也曾子既學之

患其不習也立事是其證也

論語以文會友大象君子以朋友講習學記獨學而

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又云敬業樂群又云樂其友而

信其道據此文則朋可解以為學友矣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據此文則朋可解以為弟子矣然師弟師友其實一也

禹曰知人則括能官人鼻陶夫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者則何以哉進先知字言知而用之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人不知不愠五十知命之境也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文

言龍德而隱者遯世无悶不見是而無悶大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曾子曰君子人知之則願也

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之勿勿也事立又曰

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制皆此意也

首節學也次節教也末節用也是夫子一生事業而千萬世學者之模範也夫學而成德教而養才是學者常事至其用不用則人君之職而有天命存焉世非唐虞君非堯舜則用何可希乎孔孟聖賢猶終身

遑遑如何况後人乎遯世獨善一毫無怨悔之心而道不廢也若夫於是有憂悶希用之心則枉道而殉

人曲學以阿世無所不至尋既已枉而分寸不能直

聖人之道廢壞極矣是其過所原出于一念希世焉

故夫子舉其所用力者示諸後世實萬世學者模

範也周易云君子否而亨其身否而其道亨其唯知

命君子乎

近世為說者曰學一有躬二人不知三三才之數也時者天也遠方地也人不知人也三才之義也解經到此不近似兒戲乎

後漢杜篤傳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臣軌注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鄭玄曰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蓋鄭本作入是亦齊魯古之異文焦氏筆乘引豐坊之說陳省公續狂夫之言皆以仁為人暗合于鄭本矣雖然管子云孝弟者仁之祖也且此章務本以應孝弟道生以應為仁則作仁為是

好犯上者鮮矣而學以約失之者鮮矣仁好德者鮮矣公衛靈君子之道鮮矣辭繫皆言世少此人也鮮矣仁亦

言世多巧言令色而少仁者也皇本作鮮矣有仁最覺明快表記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其義也古今注家誤照諸剛毅木訥之章以謂巧言令色之人少仁殊不知鮮矣指世之辭而仁之不可以多少有無言矣粗麤可笑

巧言亂德公衛靈給奪慈仁仲尼色取仁而行連淵巧

言令色言偽君子似仁者陽貨篇此章重出而次章云惡紫之奪朱也巧言令色之為偽君子豈不亦明白乎

天下不滅於真小人而滅於偽君子盧多遜丁謂王欽若夏竦陳執中輩狎與迭出而宋元氣未曾少衰

特方正剛直王安石出而宋之天下遂就劫灰是近時袁子才宋論之說而聖人之意亦如此蓋小人之惡易見易擊而祛之故其為害猶小而偽君子假仁義而行姦慝難知而難去禍世賊民其害最甚之故也曰象恭堯典曰巧言令色曰巧言令色足恭曰色取仁曰論薦色莊曰色厲曰足恭而口聖曾子立事曰面寬而貌慈文王官人皆是似有德而非者也故孔子曰惡似而非者其惡鄉原而與狂狷聖意煥然如觀火也足恭繆協以恭足於人意邢疏以足為成朱注以足為過皆非足恭而口聖足為手足本有明徵象恭足恭所謂奴顏婢膝也周易小過行過於恭豈

夫子之所恥乎

晦菴先生之解論語與古注異者多出於皇侃義疏解傳不習乎袁宏之說也色難顏延之之說也吾與汝弗如也秦道賓之說也自牖執其手皇侃之說也謀曰亦皇說吾知免夫亦皇說不至於穀孫綽之說也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季彪之說也何其多能藥肇之說也後之何有於我哉亦皇說不時不食江熙之說也割不正不食亦皇說片言聽訟皇侃一說不可以作巫鑿衛瓘之說也善人是富亦皇侃一說此類極多皇疏崇文書目中興書目皆有則南宋猶有其本晦菴於論語序曰梁皇甫侃作疏然集注引福州

本又引見他論若見皇疏則不得不注其異同而一
從邢本則似實未見矣然亦暗合冥契不得如此之
多蓋就北宋人所取以為已說者得之故如此耳
易色三說古注以好色之心而好賢朱注從之論語
好德如好色大學如好好色是其證也漢書李尋傳
賢賢易色顏注輕略女色不貴之也中庸去讒遠色
所以勸賢也是其證也皇疏一通改易平常之色更
起莊敬之容伊川從之莊子變容易色論語避色
孟子禮貌衰則去之家語衛靈公色不悅孔子乃去
是其證也或曰下文致身吾身也竭力吾力也故色
亦已色後說為正然去聖久遠學不厭博三說並存

何不可之有

戒之在色女色也色難容貌也色字自有二義或
言有變色而無易色是不知莊子也

事君致身孔安國曰不愛其身也近世解之者曰納
身其職也是大非安國之意安國又解見危致命云
致命不愛其身也解殺身成仁云志士仁人不愛其
身也經文一曰殺身一曰致命一曰致身而其解同
則安國之意蓋言委致其身不敢愛惜也與朱注同
表記云事君拜自獻其身老聃云為人臣者毋以有
已孔子世家春秋繁露云為人臣者委身致命是故古人
致仕曰乞骸骨記其意可見或舉不可則已
論奉身

以退傳左以為疑難是自別義當其事君則委致其身而不為己有是臣道也古注朱注確不可破也

表記拜自獻其身忠臣之事也坊記民猶有自獻其身奔女之事也近世有改表記獻身為獻贄者惡其抵牾已說而妄改古書豈不亦橫乎

慎終追遠二說古注喪祭朱注從之左傳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八年荀子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故君子敬始而慎終匡衡上疏陛下至孝哀

傷思慕誠隆於慎終追遠戴記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統祭又曰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坊記是其證也大戴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即此意也 皇疏

一說及熊埋說慎終如始不忘久遠袁黃之說合之

知新尚書慎厥終惟其始仲虺慎終于始太慎厥初

惟厥終蔡仲戴記慎其終始文王老子慎終如是則無敗事荀子慎終如始終始如一韓詩慎終如始

察此四者孟子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證也 二說證左如此其多則不可偏廢其一也

歸厚三說皇疏一說君德既厚民歸依之歸字與天下歸仁先民之歸仁孟子同然民德與小人之德同則

此說不通袁黃曰民本厚今適還其初是據周書惟民性厚因物有遷以歸為復即復初之說是亦恐非

緇衣長民者有常齊民則民德壹詩序不遺故舊則

民德歸厚矣歸趣也歸厚民不偷之意唯此說為長
觀其志觀其行鄭維岳知新日錄牛春宇之說趙翼
陔餘叢考揚循吉之說其字指父是亦一說
祭義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內則孝子之養老也
樂其心不違其志孟子曰曾子能養志是皆觀父志
之微而韓詩太伯見父志王季知父心論語見志不
從是亦確證中庸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也是觀父行之微父生承順其志父沒法效其行則
可謂孝矣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唯此近於彼也古注朱注皆不
明亮戴記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至孝近乎王至弟

近乎霸義祭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

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表家語愛近仁度近智顏又

云恭則近禮行子是其證也

繫辭德言盛禮言恭孟子恭敬之心禮也荀子恭敬
禮也左傳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恭之近禮可以徵矣
表記恭則遠耻論語恭則不侮遠耻辱恭之效也
孟子大人言不必信唯義之所在信有時乎不合於
義然是臨事變而然在平時則言語無偽事之宜孰
加之乎故曰信近於義家語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又
云不信無復不恭失禮左傳荀息欲復言白公勝好
復言皆其證也復言信之效也

五十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是千古定說確不可易近人者知字甚輕故於命字為傳道之說可謂窮矣易大傳云樂天知命故不憂知字與樂對則言知而安之也仁者不憂亦知命之境小人則患得患失故長戚戚君子則樂天知命故坦蕩蕩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乃是知命君子知之一字聖凡所判是龍門縣水欲跳躍者猶是魚也既能飛騰者即是神龍也今之學者狗苟蠅營乎勢利之中猶言窮達有命是為知乎為不知乎

近世表子才解論語父母惟其疾之憂其字指父母言何有於我哉此外何有於我哉皆與仁齋先生之說暗合可謂奇矣

色難顏延之曰善養親志者必先和其色是妙解也朱注引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喻色極是近世有難之者是祭祀之容豈可引之乎夫事死如事生則祭義何不可引然不足服強辨者則今又舉二徵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呂覽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行孝顏解全原呂氏豈不妙乎

如禮何如樂何中庸脩身以道禮脩道以仁又云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行即此義也近世有以
仁為安民以禮樂為安民之具者果然則當言人而
不禮如仁何人而不樂如仁何豈不一大笑語乎
一貫章皇邢二本皆無注文予昔於此友輩學
生所見其所幸永正刊本集解闌上往往有朱書以
補注文之脫傳言寫環翠先生清原所手校也此章
曰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矣故曰唯唯後讀
余蕭客古經解鈎沈此章引宋岳相臺九經校注云
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矣唯其人也蓋古本
有何晏此注而後世流傳失之耳
忠以事上恕以接下孝以事親慈以養子本一義也

唯其所接之人而異其行是亦於一貫之義極覺直
截痛快然未可斷定其說之是也

以約失之古注以為儉約朱說以為凡事收斂近人
以為窮約皆非也論語多以類編次此章上章云古
者言之不妄出下章云君子訥於言中間作嵌窮約
儉約之語豈不亦非類之甚乎故知此章亦以言語
言學記善教者其言約而達坊記君子約言小人先
言緇衣口費而煩曲禮禮不辭費是其徵也予以此
說為特得之見後與丹後澤邊隆介談及此章隆介
亦以為言語之約予因嘆其講經之精矣
古注以約為儉約近人以為古文無以儉為約者非

也荀子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揚僚云約儉嗇也表記儉近仁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先秦之人既以此章為儉約是孔安國之所據也

子文三已無愠色舊政告新尹陳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其行有近似仁者故子張疑以為仁而夫子辨其為忠與清如近世之人以仁為長人安民則二子之行毫不相類何有所疑而為問乎孔門高足疑其為仁則二子之行有近似仁者而仁不可以安民解此等之章不可不復致思也

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然解禮為安上治民

解樂為移風易俗則可乎仁者長人安民然安民之不可以解仁亦猶如此也

仁以安民解則在上之德也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達者通上下之稱則仁不特在上之德而不可以安民解也語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記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仁屬在下若為興起於上之仁則記又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衣緇又云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入上同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知仁徒太司仁之屬在下如此昭明且也夷齊讓國夫子以為仁慈父目夷讓國左氏亦以為仁年傳夫子稱顏淵之仁曾子自稱為仁子孟皆非安民之義也近

世學者見夫子不許諸子以仁而許管仲以仁乃立此說橫議公行充塞仁義豈不亦悲乎

願車馬衣輕裘似因下文乘肥馬衣輕裘而衍二輕

字堯典敬致因上文敬授人時而衍此二字致授二

字篆文相類論語見危授命問憲又作見危致命張子無

逸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今艱難之下衍

乃逸二字是亦因下文乃逸乃諺而衍也封禪書雖

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

今至之下衍梁父二字是亦因禪梁父而衍也古書

此例極多今舉其多見者爾

回也其心近世古學之說是告顏淵之辭回也如參

予賜也之例其餘與其餘不足觀也已矣同予奉此

說二十餘年矣以謂其心其餘相對三月日月相對

不違至焉相對後細考之公冶長全篇評論諸子之

語雍也半篇亦評論之語此章前章評論仲弓後章

則評論諸子而特此章為告顏淵之語大不穩帖則

古注朱注遂不可廢家語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

其仁焉解子乃此章之義也

不違仁與彼於仁同表記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

已矣未子之仁也三月不違顏子之仁也日月至焉

餘子之仁也表記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勉仁

庸論語中此之謂也

好學二字夫子所自許也不許諸子而特許顏淵矣
孔文子無行何以許此二字乎仁一字夫子謙不敢
當也又不許諸子而特許顏淵矣管仲小器何以
許此一字乎知孔文子之好學則知管仲之仁矣
觚儀禮三爵二觚酒器也持牲饋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
觚陸機文賦操觚率爾木簡也然觚為木簡漢後之
事不可以解經矣猶束脩經傳以為脩脯而漢後以
為束帶脩飾也觚不觚即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是也此解豈不明快乎古今之注皆似隔履搔
痒矣

樂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述作之謂也古

之聖人能作禮樂古之明王能述禮樂明字無述脩
之義則聖字亦無制作之義以作者論聖者到於夫
子之聖而窮矣

凡制作者聖知之人也故古人以制作屬聖人考工
記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又器車舟皆聖人之所作也莊子大聖不作知北禮
運聖人作則左傳引書云聖作則昭八年是其證也

制作聖知之事而聖非作者之稱引上數條恐漆斲
於古學妄熾故又舉數條以徵聖非作者之稱矣中
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唯聖者能之是隱者也然
以聖稱凱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是淫婦也然以聖

稱八凱之聖見左傳八年大甲大戊盤庚祖甲之聖
見孟子五公孫武丁之聖見國語楚伊尹之聖見尚書
孟子萬伊訓傳說之聖見史記紀般本衛武睿聖見國語
楚管仲之聖見韓非林臧武仲之聖見左傳家語襄
十二年魯僖賢聖見左傳文周靈之聖見左傳昭
十六年景王太子之聖見史記紀周本夫子之聖見孟子
檀弓子夏之聖見家語解子伯夷柳下惠之聖見孟
子皆非制作禮樂之人而以聖稱則聖非作者之稱
也

作者七人張橫渠以為聖人近世古學者皆從之
然此章上章避世避地之人次章晨門荷蕢之人

中間巽制作聖人甚不妥帖故古注朱注確不可
廢也

近世古學者言古無學成聖人之說焉此言最屬
愚謬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如是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
終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是皆學造聖人
之明證也孟荀之言雖或不信顏子一語豈可抹
殺且夫子非生知之聖而學以造聖人故其言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好古即
學學造聖人是夫子之所為後之學夫子者又何
不為夫子之所為乎如近世古學者非孟子所謂

自暴自棄乃夫子所謂畫者豈不亦可惡之九乎
有婦人識小編云婦當作殷殷人膠鬲也清馬旻狹
主張其說見于喬鉢燕臺文選周亮工書影
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言仁五十三條極多故近世
古學者言利絕句與命俱與仁俱然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與此一全語例則不可為別解也皇疏以與為
許史繩祖學齋佔畢以與為吾與點也之與皆非
無意之意與億憶同音抑言以意推度也屈原天問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意極叶韻
意之為億明矣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抑作意漢
書叙傳抑者縱橫之事後漢班彪傳作意者史吳王

漢傳億亦可乎漢書作意荀子雪賦億忘史陳平世
家項王為人意忘信讒韓非有尺寸而無意度即臆
度也列子有失斧者意其隣之子皆明證也楊倞注
荀子億忘云億謂以意度之論語云億則屢中或曰
與抑同是也何休注公羊云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
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昭十無
意之意為億漢儒舊說而今人不知何晏不任意集
注私意及近人徃來計較等說皆屬無稽予少時得
公羊注說舉以示亾友吉學生學生嘆曰有才者無
學有學者無才才學兼備當今唯有子耳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文王之後有武王周公而夫

子直承文王之道統是何義也此條有深意妙旨存焉而古今注家皆不思及之世儒亦漫不之省焉足知論語之妙乎

傷人乎不問馬釋文一讀不字句絕韓文公筆解從之讀不為否鄭申甫楊拱北皆從之引孟子仁民而愛物李濟翁資暇錄李涪刊誤皆辨韓說之非然濟翁以否為對者之辭則益奇矣予謂知夫子之意者唯孟子耳曰既有肥馬民有飢色北齊後主之馬有赤彪儀同北漢劉旻黃驢食三品料其民凍餒而不知也離散而不知也然則記者不問馬一句凜乎似疑庸君之頭腦焉

山梁雌雉此亦深意妙旨之所在而揚用脩以雉意歌解之近世之人以韓詩外傳引詩例之皆未能得其深妙也李卓吾解此章云千古儒者都是瞎子言雖誇誕不可謂無所見也

家語孔子至十九娶於宋之旰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本姓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同上是伯魚之死哀公

十三年孔子年七十矣家語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一而早死解子弟是顏淵之死孔子年六十一矣而

顏淵之死子曰鯉也死是鯉死在先顏死在後故王肅注家語疑之且言鯉也死或以為假設之辭史記索隱

邢疏引然以鯉死為假設人情所無晦庵亦云爾

鄭瑗并觀瑣言因為家語之誤矣予謂家語三字四字之誤顏淵少孔子四十歲三十一死則孔子年七十一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年也其明年子路死於衛亂其明年則夢奠之年也故公羊獲麟之下云顏淵死子路死世家獲麟之下亦云顏淵死是明徵也顏淵之死後於伯魚一年故鯉也死之語似不多歷年所此說於經傳之言一一吻合以為特得之見決千古疑案後數年讀毛西河論語誓求篇已有此說引公羊世家皆與予說符合可謂奇矣近讀全謝山經史問答又從毛說且舉三四誤寫之徵其說最詳矣講經之士精細考古則其所見不期而暗合昔人者

徃徃而有之予辨駁尚書梅本著壁經辨正增多原二書後數年得王鳴盛尚書後辨讀之其中徃徃有暗合愚說者是皆予諸友所知然聞近來有忌克忮忍人好毀讒人甚惡暗合二字故予亦不欲言之矣近來古學者以家語三十為十三之誤果然顏子三十一而死死時孔子年四十四世家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孔子不仕孔子未仕豈得為大夫乎古學者考證之踈如此故不能服宋學者之心使死灰復然豈不亦悲乎
克己馬融以為約身范甯以為克責共不明暢近世古學者引舍己從人是徙義遷善之事與仁沒交涉

約身不知何謂皇疏以為儉約則誤矣近世古學者以為檢束其身約我以禮似得其意然以克為約終是強說若以己為己身則克能己能己身也周易子克家蠱即此克字與孟子善身同克己即論語脩己克身即中庸大學脩身脩身履禮此說極覺平穩明暢矣

劉炫以為勝去私欲而反復於禮也邢宋儒從之是先秦舊說克戰克克敵之克己身之私欲也左傳云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十又云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昭十以克己為克欲是左氏之說劉說確不可易也揚雄

法言亦勝己之私之謂克神問是亦克字正訓也

克己為仁為勝己之欲是不特左傳有之論語有之夫子語子貢以仁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謂仁之方也已己欲立己欲達即己之私欲也立入達入即濟人之仁也以論語微論語聖意昭明如日月麗乎天而冥者不知豈不亦傷乎

克己之己與禮對故己者身之私欲邪欲也左傳克己服義襄二十己與義對與此同由己之己與人對故己者己身也與為己為人同字義唯其所對而異其旨後己字指克己復禮一句近世古學者以為如宋儒之解則兩己字抵牾是不知密察文理豈足解

古經乎

夫子語顏淵子貢以仁猶那叱太子拚肉還母拚骨還父為仁之方到此無復餘蘊矣苟知此義則夷齊所得諸子所問顏淵所依子張所疑皆渙然冰釋脫然夢覺予有見于此三十年苦學之所得也與宋儒所見大同而大異所謂毫釐千里之差今啓其端不能竟其說也舉世學者多佞宋儒若否則浮氣粗心之徒其所費精空詩浮文實無講經學道者則雖竟其說復何用乎

問管仲曰人也古注朱注皆為伊人極屬迂謬以人為伊人古文未見證左特大戴推而內之水火人也

弗之顧矣千此言近之然義不明予謂人與仁通家

語子路問管仲子曰仁也致是其確證也此諸舊說

豈不痛快乎且論語仁人相通極多為仁之本與鄭

本范史作人前見焦氏筆乘陳眉公續狂夫之言皆暗

合鄭本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唐國子學石經作

入顧炎武金井有仁焉古今皆解為人近世古學者

特為仁解極屬謬妄殷有三仁陳眉公又為人解觀

過知仁矣陳眉公陳公懋毛大可四皆解為人則人

也之人亦解為仁最覺確當

孝弟為仁之本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則以為人

者非也觀過知仁矣表記云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

知也又云仁者之過易辭也且漢書外戚傳後漢吳
祐傳劉宋張岱傳皆作觀過知仁則亦以為人者非
也唯以三仁為三人與周有八士同例且左傳國有
人焉言有賢人則眉公之言唯是為是
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語學而里仁憲問衛靈公四
出而少異蓋夫子所屢言也伊尹不遭殷湯則莘野
老農孔明不逢昭烈則南陽窮民然則士之不足
以見其才德之大矣豈屈己而殉人乎哉
疾沒世名不稱焉王陽明以為名不副實孟子所謂
聲聞過情君子耻之是也四十五十無聞為無聞道
夫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皆新奇可喜然未

知然否

楚狂接輿近世學者有為接近孔子之輿者然古本
作過孔子之門則其說恐非

執輿恐執轡之誤詩云執轡如組是也

論語一經有古注是而朱注非者焉如禘自既灌其
為仁矣寧子之愚子之雅言之類是也有古注失而
朱注得者焉如觀過知仁片言批獄文莫鄉原唐棣
之華誠不以富之類是也有古注朱注共誤者焉如
里仁為美季子三思何有於我於斯為盛不圖為樂
舜禹不與之類是也若夫朱注以川上之嘆為道體
子程以意必固我為循環而生節劬康猶佛氏十二因緣

也是皆其說之怪妄者也。以寧子之愚為智巧之所，避則龍逢比干，愚之極也。以泰伯至德為夷齊叩馬之心，則大王王季叛逆之賊也。是皆其說之最誤大義者也。予作大疏，以古注為主，古注所不通，則以朱注補之。朱注所不通，則以明清諸家之說補之。諸家所不通，則以一得之愚補之。故其書浩博，不易刊布。欲摘其菁英而作一書，與有志未成。

賻庵先生之解論語得失相半，特於泰伯至德胡說亂道，莫此為甚。如元儒金仁山胡雙湖熊朋來皆尸祝宋學者，然於此章皆攻其說。載在至明清儒氏辨駁，極矣。人心是非之公有，不可得而摩滅。

者焉

近世又有解此章原于朱說，而其妄甚焉者。視太王太伯如曹馬父子也。解聖言至如此為妄乎？為怪乎？先聖在天之靈，豈不為此痛哭悲傷乎？

九經談卷之五

九經談卷之六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下野門人

遠藤元長修
臧 全
校
青山行 士類

孟子 凡百十三條

孟子生卒履歷史記本傳甚略都穆聽雨記談何孟
春餘冬序錄及孟誌孟子譜朱彝尊經義考閻若璩
四書釋地所附載等辨之極詳可并考焉

孟子之書司馬遷以為孟子所作趙臺卿韓退之皆
以為萬章公孫丑輩所記晦庵先生以為二說不同
史記近是然性善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詞決汝漢

章云記者之誤吳伯豐疑之而晦翁言前說是後兩處失之文集答吳伯豐書然要是千古疑案

司馬遷言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列女傳趙氏注孔叢子皆言孟子親學於子思二說亦異孟子言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三書之言恐非

孔叢子魏晉贗書晦庵先生云今書孔傳并序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又云孔叢子詞氣卑近亦非東漢人作

荀卿非十二子性惡始非孟子如王充刺孟馮休刪孟司馬公疑孟晁以道詆孟李觀常語鄭叔友藝圃折衷黃次伋評孟非孟之書紛然蜂起邵博聞見後

錄亦多載非孟之說余隱之有尊孟辨晦庵先生有讀尊孟自是以後非孟之說滅息近世又有吹其餘燼者務戾宋學以蘄勝之可惡之尤者也

孟子之言皆原乎詩書易論語學庸夫子之言待孟子而明者不一而足司馬遷曰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以作孟子七篇良史之言極得其實予之解孟子注其所原又注其言之與經傳相涉者今不能具載其說也學者當考之於予之解焉

一夫紂原于泰誓獨夫受視君寇讎原于泰誓撫予則后虐予則讎是非孟子之言乃武王之言尹和靖曾辨之於高宗矣明祖不知之故射孟子之像焉近

世唱古學者亦不知之故攻孟子之言焉寇讎何服
之有全章檀弓子思之言而今之學者不攻聖孫而
攻孟子不知孟子之言皆有所原其陋如此而悍然
自抗齟齬大賢豈足傷大賢乎多見不知其量矣
孟子願學孔子而闢揚墨今之學者却言孟子背聖
人之道矣莊子排詆孔子而薄仁義今之學者却言
莊子得聖人之意矣何苦而為此橫議予不知其何
故也

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合外篇四篇而數之漢儒引孟
子多佚於今之孟子者則是皆外篇之言乎荀子所
引三見齊王大略亦今書無之則是亦外篇所載乎然

外篇之言趙岐疑其駁雜則胡元瑞所謂十一七字
之誤者筆叢或近是乎

見梁惠王章三亦字意義各別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亦者亦時之利國者也利國者離婁所謂善戰者連
諸侯者辟草萊任土地者告子所謂為君約與國戰
必克為君辟土地充府庫者是也亦有仁義而已
矣亦者亦利也王之意以為治國唯利而已故孟子
破之曰治國何必曰利利之外亦有仁義大道可以
治國者而已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亦古之聖賢也
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大學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之語原于此

是謂義利對用矣未有仁未有義是謂仁義之利大
學以義為利文言利者義之和也左傳德義利之本
也傳二十七年又云義利之本也昭十又云義以生利成
年是謂義利連用矣孟子之意原于此對用連用論
語大疏具焉

後義先利不奪不廢大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
內末爭民施奪與此同意

征利文王官人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盧辨
曰征行也是亦一說

義利之辨學者第一義予別有辨文多不錄

不日成之趙岐鄭玄不設期日而成之原于賈誼新

書引此詩云弗期而成晦庵以為不終日也按詩中
不日本有兩義終風且曠不日有曠是不終日也君
子于役不日不月是無期日也故古今注家異同如
此

白鳥鶴鶴毛詩作翯翯新書作皜皜何晏景福殿賦
作皜皜共不如孟子之妙也鶴本潔白之鳥故假為
潔白貌詩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熠燿螢火也假為
鮮明貌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鶯黃鳥也假為文章貌
皆此例也揚用脩曾有此說

盡心與下章盡心力同王制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
君子盡心焉詩序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亦同義也

唯是致盡其心耳。盡心知性，與此異義。四十不動心，言不盪散其心也。動心，忍性，言感動其心也。同語異義。孟子固有明證。

移民凶荒之一政，見于周禮。大司徒廩人、士師之職，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王制：木不中伐，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又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逸周書：山林非時，不升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麝，不卵，以成鳥獸之長。荀子：王制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鼈鼉魚鼈鱉鱉，鱣鱣，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之用也，皆與孟子相發。五畝之宅，狗彘之畜，食貨志：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還廬樹桑，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五畝之宅，舜典：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明五刑，九官次序，經濟之本。后稷富民，司徒教民，教之所不及，刑以正之。滕文公篇論禹益稷契，其次序一原，舜典此段之意，亦

同孔子曰富之教之管子曰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充而知禮節班固曰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皆原舜典然則古之養民先富然後教聖人之經濟如此而已

不知檢鶴林玉露檢一本作斂此說極妙孟子地儉於百里趙世家齊之北地斂三百里檢斂之通與此同狗彘食人食所謂樂歲粒米狼戾是也不知斂者不知收斂以貯蓄之也塗有餓莩所謂凶年飢歲老羸轉乎溝壑是也不知發者不知發倉廩以賑貸之也豐年斂之而凶歲發之魏李悝平糶之法漢耿壽昌常平之倉隋長孫平社倉唐戴冒義倉皆得此意

者也周禮云以年之上下出斂乃聖人之制也

比死者公孫丑比化者皆與為同

易稱易蓋與夷通平夷平易險易險夷古人通用召

南我心則夷小雅我心易也亦同左傳農夫去草芟

夷蘊崇年隱六周禮殺草夏夷之秋芟之氏雜大戴草可

財也芟而夷之代四易蓋芟夷之夷

齊桓晉文荀子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

五伯尼仲董子之言原于荀卿矣

不忍覲觶隱其無罪隱即惻隱不忍之心孟子又曰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治天下可

運之掌上又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苟能擴而充之

足以保四海，惻隱不忍是仁心也。擴充之則仁政行焉。故曰：是心足以王矣。

愛其財，財，材也。盡心成德，達材。又作財。左傳以五行為五材，而淮南子作五財。材，財同。言可用之資也。以為牛羊之價，則卑矣。

遠庖廚，大戴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傳保賈誼新書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禮

秋毫，一說鳥獸之毛，至秋而末銳，原于堯典：希革，毛旣一說禾稼之毫芒。

折枝，趙注：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苛癢，而抑搔之。鄭注：抑搔，即按摩。屈抑枝體。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為為難乎？注：按摩不為非難。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八七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嬰等言：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是皆按摩之義。是一說也。唐陸善經音義：折草木之枝，晦庵先生從之。是亦一說也。然三代不聞有瓶花之事，草木之枝，奚為長者乎？為長者，折草木之枝，義極不穩。周必大序：陸筠翼孟音解云：此書以折枝為磬折，胥肢。洪武正韻：戔亦有此說。禮有磬折，而枝與肢同腰肢也。陶元

亮曰折臂於鄉里之小兒乎即折肢也為長者折臂
肢極為穩帖優先之兩說不啻倍蓰也

告子下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
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與此段
相發而非為長者之事則不通也

泰山齊之山也北海渤海齊之海也故左傳楚子使
與齊桓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以齊境所在而
言

心為甚甚下省略難知難度之字

藏王之市公孫丑藏於其市曾子曰良賈深藏如虛
藏者蘊蓄其所沽之物也

其庶幾乎左傳宋其興乎其庶乎杜注其庶庶幾於

興一在十又云鄭其庶乎注庶幾於興昭十晉語晉其

庶乎韋注庶幾於興

疾首國風首疾小雅疾首魏武頭風 感頌莊子鬻

髀深贖感頌樂至

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

俗入門而問諱曾子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問

禁請命諱又云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

立事

助上帝寵四方助天道而愛兆民也大象后以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中庸贊天地之化育皆助上帝

之義也

左傳助天為虐昭二年助上帝與助天同

方命虐民堯典方命圮族史記作負命馬融曰方放

也康誥大放王命方放古字通用荀子放舟子道說苑

作方舟國語方舟投附河渠書方遠遊溝洫志作放

遠遊方者言棄置而不用也

明堂趙注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

處漢時遺址尚在是原于封禪書書云初天子封太

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是也荀子亦云若是

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矣強國塞

外或言四嶽之下也

明堂之制漢後儒者疑獄也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

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明堂者古有之也凡

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

蓋屋上圓下方明堂又云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

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全呂覽明堂茅茨蒿柱土

階三等以見節儉類名公玉帶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

西南入命曰昆侖書封禪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

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

明堂右个明堂位魯太廟天子明堂明堂云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玄亦曰文王廟為明堂制盧植禮記注蔡邕月令論穎子容春秋釋例清廟大廟明堂靈臺大學辟廱六者為一諸說紛然在今日不可知其詳也

大戴明堂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外水曰辟雍政穆太學明堂之東序盧蔡之徒合六為一大戴為之備矣

明堂之用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樂記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詩序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尸子云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

為天子左傳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是皆言祭祀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位云昔時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荀子曰築明堂而朝諸侯鄭玄注考工記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穎子容曰告朔行政謂之明堂揚倞注荀子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是皆言朝覲政教

明堂之名明堂位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堂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此說恐非古下明字多神明與明潔之義戴記明器鬼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引禮銘明旌也注神明之旌上同是以神明得名

若夫周禮明水明火大司寇明盞明燭司烜氏小雅采明

楚戴記明采禮曲明酌郊特牲魯論齊必有明衣鄉黨周書

曰明禋詰是皆明潔之義凡祭具取清明明潔之義

明酌即詩所謂清酒清酌鄭玄曰名曰明神明之也

誤矣夫明器明旌喪葬所用也始死之時故神明之

以神明稱之至於祭具猶何有稱神明乎且明采明

酌解為神之稷神之酒則至于采明室而不通故是

采之明潔者即左傳潔粢豐盛也明衣齋者所服若

為神明之服則與周禮守桃先王之遺衣服混可乎

故是亦明潔之服然則明堂之明亦取於清明明潔

與清廟之清同其曰明尊卑曰明政教猶逸禮白虎

通以巡守為循收也非稱呼之正義也

關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大戴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

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

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主王制獺

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

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又云關

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注譏呵察

管子使稅者百一鐘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

不稅市書而不賦荀子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

山林澤梁以時禁法而不稅

教玉人教為教示則王枉學者而從已則治國之事

不成同於教示玉人彫琢則治玉之事不成矣教為使解則詰責之辭玉則附托玉人而使治之國家則不附托學者而使治之何故異也豈愛國家之不如愛玉乎意味最雋永然以教為使恐非古義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不奪人之國有何殃咎乎孟子云無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云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又云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天也故宋儒言人事盡處是天人力不至於此之下含蓄是天之與也一句五字史記云天與不取還受其咎泰誓云予弗順天厥罪惟均故曰不取必有天殃不精文理則不能解經也

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父之稱也擅弓曾子易簣曾元曾申坐於足經典序錄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蓋曾申字子西左傳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申於十二支為西方之辰故名申者字西毛奇齡曾辨之朱注曾西曾子之孫誤矣

動心懼與惑也論語智者不惑勇者不懼下文養氣勇也故曰至大至剛而直知言智也故曰知詖淫邪遁不知此義則論諸子之勇極似突出

市朝檀弓兄弟之讐遇諸市朝奔喪哭辟市朝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

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此等市朝皆言肆市顧亭
 林引說命若撻于市周禮司市凡有罪者撻我而罰
 之言古朝無撻人之事恐非矣舜典五服三就偽傳
 云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魯語刑五而已大
 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韋
 注三次野朝市左傳齊莊公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
 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襄九年刑婦人不在朝市
 則男子在朝市且不言市朝而言朝市則朝與市也
 左傳又云衛獻公殺寧喜及右宰穀尸諸朝襄七年
 語云肆諸市朝照諸左氏亦市與朝也左傳又云楚
 王殺子南於朝襄三年既殺之又尸之皆於朝則撻

辱亦何憚於朝乎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曾子子夏亦以勇言
 曾子之勇則下文大勇是也孟施舍之守氣略似曾
 子之守約故曰孟施舍似曾子子夏之勇見于韓詩
 外傳子夏嘗與公孫惰論勇於衛靈公前曰子之勇
 不若我者三矣其言雖不可盡信而其事酷肖北宮
 黝刺萬乘若褐夫矣故曰北宮黝似子夏此說子得
 諸陳禹謨說儲矣朱注舍專守己曾子反求諸己是
 其所似猶之可矣黝務勝人子夏篤信聖人何所彷彿
 可謂牽強之甚且也下文明言曾子之勇則子夏
 亦非勇而何子夏雖義勇既已好勝則與北宮黝同

故不舉之

塞于天地之間孔子間居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荀子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道君

養氣氣餒古所謂養者以飲食為本故與餒對易以頤為養頤者飲食之道也左氏亦云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饑莊二十七年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大學所謂誠意者勿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謂之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義則羞惡之心擴充羞惡之心每事惡不義如惡臭好義如好色雖人之所不睹不聞恐懼戒慎其言

行則浩然之氣油然而生若行一不義而自欺此心此心慊然而義氣餒矣學庸孟子之言如合符節先聖相傳蓋亦如此

勿正心晦菴先生引公羊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六年二十然不明白倪思謂忘字作正心二字傳寫之

誤一字誤為二字祭義見間以俠甄鄭注見間當為齟齬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刺齒肥當作齧肥是其明證也疊二勿忘是亦文法無逸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其明證也蓋此章宋人描苗助長也不耘苗忘也下文有此二者而無所謂正心者則

誤寫明白無可疑者倪文節能決千古疑案可謂偉矣必有事焉而勿忘言當從事於養氣而勿敢忘焉勿忘勿助長也言雖曰勿忘養氣而又宜勿助長客氣而害正氣也

偽則曰齊人愚則曰宋人齊東野人之語也子孟齊諧

志怪者也子莊是偽也宋人描苗子孟宋人資章甫適諸

越子莊及宋人寶燕石之類是愚也當時之語如此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上文國家閒暇及此時是也徹

彼桑土網繆牖戶上文明其政刑下文能治其國家

是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上文雖大國必畏之下文

誰敢侮之是也左傳楚莊王引詩書宣十年與上下文

吻合與此章同凡引詩之法字句喚應唯孟子左傳極其巧妙二書古文之神妙者也他書引詩汎然以其大旨引之索然無味不及二書遠甚

市廛關譏耕助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

稅關譏而不征大戴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廛而

不稅稅十取一言主家語十一而稅關譏市廛皆不收

賦言王荀子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制王

廛無夫里之布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

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

職者出夫布是有里布有夫布朱注引里布不引夫

布然夫家之征恐與夫布同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又云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王霸之辨孟荀此語盡之湯武以王者行王道桓文以霸者行霸術故王霸之名立焉然王霸之辨在道而不在位故文王西伯也而所行則王道秦皇漢祖帝王也而所行則霸術可見王霸在道而不在位也雖蓬華之人心誠依仁則是王道之士也色取仁而射寵祿則是霸術之士也近世唱古學者動則謂使孔子用于時亦但管仲耳是不特不知王霸之辨在道而不在位也淺視聖人如此宜矣來宋學者之排詆也四端之端為端緒為端始為端本皆可唯為仁義在

中而端緒見于外則不可晦菴之意以仁義為性以四端為情分體用判中外其說精矣然如此則四端情之發見而仁義性中所具空理四端且情之發則其接人及物者仁義之粗跡耳果然則孟子言擴而充之者豈不失之於外馳乎吾故曰性情體用之說宋儒家學而非孟子之意也四端之心即仁義之心仁義之心即性善善即仁義禮智之總名以此心稟之於天謂之性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情即此心之不涉脩飾者故曰情實曰情偽就其所指而異其名其實則一也孟子又曰仁義之心是直指四端為仁義矣又曰惻

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是亦直指四端為仁義禮智其分性情體用者非孟子之本意也

孟子又曰此豈山之性也哉是豈人之情也哉物之性庸物之情子孟性情二字甚無區別其辨性善則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然則性善即情善四端之外別無性善

四端寸苗也星火也故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成仁義之大德則參天之材也燎原之火也故曰擴而充之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曰所不忍違其所忍仁

也所不為違其所為義也達亦擴充之義也夫寸苗之與參天一星之與燎原雖似有大小之別乎均是木也均是火也何分體用何判內外

孟子又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心即四端之心四端之心即仁義根抵仁義禮智以四端之心為本矣孟子之言豈不明白乎非四端之上別有仁義之性為之本根以四端為發見之末也其所謂性者以此心之所稟於天而言

或云此章與堯舜性之五霸假之同所性與假對以所安言呂覽云安之如性是也根於心以誠言大學云誠于內見于外是也亦通

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
乃孝經所謂父子之道天性也尊賢乃大雅所謂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親者愛也尊者敬也愛敬之心
即仁義也此心自何所而來乃人之所稟於天之性
故曰性善也仁義即性也莊周曰仁義真人之性也
道又曰意仁義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駢周
好反儒者之言矣周以仁義為非人情則以仁義為
人性情是儒者之說也
或疑說卦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字非固有之義非
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是天之固有則仁義亦
非人性固有而何

近世有解孟子似予說者然惡以仁義為性則猶之
外馳之學也又有不滿於孟子性善者以禮義為聖
作其為古學者告子之義外孟子所辭而闢之異端
之尤者也

采薪之憂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
負薪之憂猶言負薪采薪餘勞也朱注言病不能采
薪者誤矣

王之為都者治王之都邑者也是古文奇法荀子周
公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堯
公羊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僖九皆與
此同例

宿于晝馬永卿懶真子周密癸辛雜志皆以為晝性善之說原于古經者孟子解具焉文多不錄程張建本然氣質二性者經傳之所無也楞嚴經有本然和合二性或原于此歟程允夫與朱子書云程子於佛老之言往往陽排而陰用之程張之浸淫于釋老宋人既已知之今之學者猶不存疑於此者何乎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一句殊無意義唯不過起女子之嫁也母命之上二句是客下二句是主古書議論之辭多有之而學庸孟子最多此例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亦此法也所謂客者假

彼而興此辭句粧點耳宋儒不知此法而作往順來逆之圖可謂陋矣

莊嶽左傳陳桓子曰得慶氏之木於莊襄二十八年又云

欒高敗又敗諸莊昭十年高國戰于莊哀六年慶封反

陳子嶽襄二十八年莊嶽齊都街里之名

攘雞商書攘竊犧牲牲用論語攘羊皆用此字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慕父母之心也孟子又云人少則慕父母又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是其明徵也又云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是則大德聖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鄭康成解坊記云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又解祭義云孝子不

失其孺子之心也漢人解孟子如此是古義也純一無偽之說可以廢矣或以此為復性復初之徵果然與老子復歸於嬰兒莊子能兒子乎庚桑楚同是豈孟子之意乎哉

欲其自得之也德者得也樂得道也此章之字皆指道蓋仁也道字指修為之方居之居仁也孟子安者安仁也論語然諸德皆然資字與彖傳資始資生孝經資

於事父同

視民如傷小雅視民不偷視民與此同左傳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注如傷恐驚動哀元年

天下之言性也陸象山以為故者陳迹不可以說性千歲日至不可坐致引莊子淮南子雜卦革象象山要其說極竒然不若晦翁之說平穩也

莊子去智與故淮南子不設智故雜卦隨無故也列子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莊子智故性故並言然

不明亮蓋故者繫辭所謂幽明之故天下之故民之故者象山以為陳迹晦菴以為已然之跡是也天下之言性者驗之於已往之陳迹耳未知已往之迹有利不利之二也利者順也宜也或云下文以水論之則通利也晉語夫教者利之也若川然韋昭曰就而通利之古人之行有善有惡日月星辰之行有順

有逆驗已往之迹者以堯舜論性以日月五星有常
 論天則順而宜以桀紂幽厲論性以七星錯逆變怪
 論天則不通之甚故曰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
 言不利之可惡也天之高也言故之可貴也
 章子子父責善國策章子之母名啓得罪其父其父
 殺之而埋馬棧之下蓋章子強諫之而為父所逐者
 也諸注家皆不及之揚宗吾檢蠹隨筆檢出之
 從耳目之欲樂記極口腹耳目之欲是也從與縱通
 大禹謨從己之欲曲禮欲不可從左傳從欲厭私暴
 虐淫從昭二年左傳又云我實縱欲不能自克昭十年是
 其證也

不若是想說文念音呼介切忽也引孟子孝子之心
 不若是念姚寬西溪叢語云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
 成之引用念字恐為正也

慕少艾程泰之考正編知好色則慕少艾徧思經傳
 無以艾為好之文艾刈也刪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
 色則慕少減于孺慕之時矣至有妻子則慕妻子孝
 喪于妻子不止少艾已素宗道以謂此說甚有理誤
 矣左傳宋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定十年
 艾豸喻宋公子朝所謂宋朝之美也晉語狐突曰國
 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艾是美好豈不明白乎
 唯狐突之言似言龍陽之色故與內對

慕妻子荀子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性惡

熱中莊子予其中熱乎朝受命而夕飲冰養生言憂悶焦思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遷趙岐為是見予之稽古錄書序偽傳為是又見予之梅本增多原

司城貞子朱注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誤矣本文明言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晦菴作論語序

說引世家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其誤顯然閻若璩四書釋地不明言晦庵之誤佞諛可笑

接浙姚寬西溪叢語浙漬米也接字殊無義理說文

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其兩反漉乾漬米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孔子去齊而澆浙唐本作澆字

樂正表牧仲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五人者賢而蔑視獻子之家忘人之勢故也若此五人者亦尊獻子之家而有就勢藉熱之意則獻子不與之友矣彼之忘勢則悅之就勢則厭之獻子不挾貴之意隱然溢于言外矣或以謂獻子無獻子之家獻子有獻子之家大失辭義不可不辨

天位天職天祿與尚書天功舜天工諡臯陶論語帝臣同言公卿大夫代天治民是一義也天爵良貴與周

易好爵乎中同言仁義忠信自然之尊是二義也尚書
天位難哉甲大大雅天位殷適明大周易位乎天位需言
天子之位是三義也天吏奉天命治天下湯武之類
是四義也尚書天吏徧與史記天官同司天之官是
五義也周禮天官卿宰太以六卿配天地四時是六義
也六義類語莫人能辨之
舜尚或云漢人尚公主之尚恐非古義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疊言却之二字意義始全
朱注再言之未詳非矣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李氏以為斷簡
闕文晦菴以為衍字皆非案康誥此所引上文云師

茲殷罰有倫又云罰蔽殷彝蓋三代殊刑法然殺人
者殺是三代所同故曰此法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
也者所不須辨說也於今為烈者此法到于戰國猶
尚昭明

立乎人之本朝荀子亦有本朝之語而又有末庭之
語晏子亦多本朝之語而又有末朝之語云晏子聘
於吳曰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蓋朝廷上位謂之本
朝其下位謂之末朝末庭然則立乎本朝者言位於
朝之上位者也與後世所謂本朝者殊矣得于此解
而本字始明

牛之性人之性大學中庸或問判人物之異理同而

氣異是原于程子理一而分殊程朱平常持論如此此注判人物之異氣同而理異背於平常持論是謂理氣矛盾矣稽古錄詳之

耆炙亦有外與有蓋在之誤次章飲食亦在外也可

以相徵矣論語莫不有文武之道此有亦在之誤

中孚我有好爵仁義忠信我與爾靡之仁義忠信烝民民之秉彝好

此懿德忠信是心之所同然之說也夫人私欲一起則雖明智者顛倒是非若夫虛氣平心則雖愚暗者好善惡惡如判白黑是人心之所同然乃中心之孚也人性之善於是可見王彭所謂塗巷小兒聽說古話劉玄德敗則頻看鼻涕曹操敗則狂喜唱快東坡志林

是非之明兒子且然况於大人乎

中孚鳴鶴言善言善行也在陰所不睹不聞也中庸慎獨至誠原于周公爰辭衛武不恥屋漏思孟

之言皆有所原今之學者卑視思孟往往有間言焉可謂以鴟梟之眼窺鸞鳳之儀矣

放心上文所謂其所以放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是也言放失仁義之良心也

耳目之官荀子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論天又云心居中以治五官夫是之謂

天君上同官字以職司言物交物樂記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

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即此意

曹交趙注曹君之弟也朱注從之按左傳哀八年宋公伐曹滅之則曹亡已久其為曹君之弟恐有謬誤簡明目錄云歧說箋釋文句頗為朱子所採即誤解曹交之類亦取之是不言其所以誤然恐與子說同一匹離曲禮庶人之摯匹與鴟鷂同

葵丘載書管子諸侯毋專殺大臣毋曲隄毋貯粟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為妻穀梁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年倍九公羊陽穀之會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

為妻年倍三是皆與孟子同而孟子最為詳明左氏記事浩博而脫此盟辭不知其何故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或曰亮與諒同書亮陰禮作諒闇論語君子貞而不諒孟子又云所惡執一為其賊道也大人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蓋惡固執守信者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晦菴先生引桀紂失天下者失其民也極妙此盡心與中庸盡性相似蓋致盡仁義之良心者能知其性善故也知其性之善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矣故存其良心養其善性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是以事天也

必觀其濶濶海濶也喻觀道有方先觀其大者所謂

觀海也容光必照容光小隙也喻道之廣大察乎天地然亦寓乎細微之間也全章與詩之比與同時雨化之以聖人教化天下言故孟子稱湯曰若時雨降民大悅成德顏曾冉閔達材子路子貢萬章公孫丑荅問魯哀衛靈梁惠齊宣晦菴之解皆非不如無書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為書書安可無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仁也者人也脫義也者宜也一句朱注引外國本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董仲舒始有此言而戰國無之莊子並舉五者然殆不可信孟子引中庸全文如誠者

天之道也之章是亦引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偶誤脫一句耳合而言之道也仁義合而為道說卦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其證也否則合仁與人極不平穩諸家之解不免牽強已

合言即統名以道為統名晦菴先生之言見于語類近世有襲之者世人哄然傳之以為曠古妙說不知是宋儒之舊說也

無上下之交也否彖云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蓋天道否閉而夫子亦否文言云天地閉而賢人隱夫子曾曰予所否天厭之是也善搏虎句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句此句

法見于升菴外集眾皆悅之應於野有眾其為士者
笑之應於士則之用脩之說極是望見馮婦趨而迎
之眾見馮婦來趨迎使搏虎也唯勸王發棠是一大
美事孟子却比諸馮婦搏虎何也是蓋有故齊宣貪
欲好貨其鄙嗇可知孟子曾勸之發棠時不得已而
從之今又強勸之恐觸其怒禍且不測非明括保身
之道也故云爾以齊宣比負嵎之虎韓非所謂逆鱗
之說也

業履織履為業者也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是本
文所無也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唯是借人而使乘
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之意稱

其無鄙吝之心也古注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
習之文外生枝節意味却索然與此章注同

銛古本作銛郭璞方言注音黍謂挑取物也廣韻上
聲銛音黍平聲銛音纖利也說文以銛為甬屬玉篇
銛音達兼反古甜字廣韻佗點反取也又音黏食麥
粥也姚寬引孫奭音義詳辨此字

九經說卷之六

此篇之義，在於論說經義之精微，其文辭古雅，音韻和諧。凡欲究經之旨，必先明此篇之義。此篇之義，在於論說經義之精微，其文辭古雅，音韻和諧。凡欲究經之旨，必先明此篇之義。此篇之義，在於論說經義之精微，其文辭古雅，音韻和諧。凡欲究經之旨，必先明此篇之義。



